比約事實上無期延長

▲過渡辦法尚爭持中

▲宣布廢約已無希望

北京特訊、比約滿期、已屆兩日、外交當局藉口維繫國際感情、仍與頑梗不化之比使華洛思、耐心下氣、卑辭接洽、一面仍守秘密外交之故技、遂致責難紛起、顧自實際言之、比約交涉、實無多大之進步、當局耐心太好、且又不肯與人民推誠相見、詛罵之來、不得謂非無因、茲就昨今所聞、彙誌如下、

▲比約談判之實在程度 比約談判旬餘來、經顧維鈞與華洛思間之磋商、其已到達相當程度、可算定變過渡者、(一)比已承認廢止舊約另訂新約、(二)舊約無效新約未完成以前、訂立臨時辦法、雙方對此兩點、已完全無問題、惟比使對中國所提辦法期限爲六個月、新約須於此六個月中、修訂完成、不得延長、比使對此、極力主張、於新約未能完成時、可以延期、二十八日下午顧與比使談判、爭論此點、雙方均未肯讓步、終至無結果而散、是晚特別閣議開會、除某閣員論調稍激烈外、其餘多數僉主仍照原來外交當局方針、耐心與比方接洽、惟關於期限一層、似多主張仍持六個月之限度、於是當局因循之外交手段、又多若干不關痛癢之閣員、同分其責矣、

△孫潤宇不帮顧維鈞忙　昨晚開特別閣議消息傳出後、京中各新聞記者、均紛紛向政府探詢、閣議席上、各閣員本相約守秘密、惟國務院秘書長孫潤宇、於回至寓所時、適有某記者坐待、孫遂破例接見、(孫在國務院不肯見新聞記者、亦不肯供給新聞、新聞界感情甚惡)並將特別閣議情形、和盤托出、於是當晚、全城均傳特別閣議討論期間問題、已決定爲「如雙方同意得延長之」之說、京津報據以登刊、滬漢各報訪員、及外報駐京專員（尤以東京大阪日報記者爲甚）皆連夜拍電報告、今晨政府方面遂爲牛官式之否認、雖一方加以否認、而人終以堂堂秘書長口內傳出之消息、何至與閣議情形相背、至今迄在懷疑中、如其政府之否認屬實、則眞不知孫與顧內閣何憾、而放此謊言、故與顧內閣爲難也、

▲牛官式公佈之情形 上項孫潤宇透露之消息、刊報後、政府方面、甚不謂然、稱爲絕非眞相、謂昨晚閣議時、僅有少數閣員、持論畧高、多數均贊同外交當局之進行步驟、關於訂約期間一層、決定只能六個月、比使請訓、不能承認、當繼續催促、速行答覆、當時曾有人謂萬一六個月期間滿了、新約訂立、雖已大部成功、而尚欠二三日之光陰、則如何、是否到期日即將前談者全部廢棄、顧謂有辦法、果臻如此境地、則不妨得雙方之同意、延長二三日、亦未爲不可、今早外部本上決議、又派某參事赴比使館、口頭向比使催答、表示中國對六個月期限、不能讓步、

▲中比舊約今日尚有效 中比舊約、於二十七日即已滿期、今已越兩日、政府並未宣布失效、京中比僑以外之外人、對此頗深疑議、以爲中國正高唱修改不平等條約、今滿約期已過、仍不宣布失效、此兩日來、賢無異承認比約效力、再行延長、此種現象、外人多引爲奇特云、

▲將來比約解決之手續 昨日比使與顧維鈞晤談時、本已備有重訂新約及臨時辦法之換文、雙方意見一致、即可當時換文、一面宣布舊約失效、臨時過渡辦法、訂約期間問題、致爭執未決、聞將來如比方能容納六個月要求、即係照上辦法、彼此交換文書、便算告一段落云云、

中日修約消息渺然

（懶泉）

▲日本答覆尚無定期

▲中國照會雙方守秘

北京特訊、中日商約十九日滿期、二十日外交部曾正式照會日本政府、聲明希望另訂、迄已旬日、尚未見日本答覆、茲據調查、日本此項答覆一時尚難發出、蓋一此因事日本甚爲重視、須先與各政黨接洽、考查日本輿論、再作計較、一因中比修約問題、尚未解決、日本須視比約最後辦法至如何程度、引爲參攷、再行商議、有此二因、消息乃極爲沈寂、至該項照會、因有某種關係、雙方相約暫守秘密、不到合宜時機、決不種種譯文、中日負責者、均行否認、且聞原文有六七百字之多、報載之件過短、亦爲內容不符之一証、此事前日本有可以公表之議、嗣以尚有阻碍、致未發佈云、（十月二十九日）

孫軍否認和議

九江總部致本社電

本社前以孫蔣議和之說、宣傳甚盛、莫明眞相、前日特致電九江總司令部詢問、昨接覆電、披露如下、（該電爲昨日下午四時自九江發）

大公報鑒、尊電祗悉、至荷關垂、赤軍爲害、甚於洪水、既已戰矣、和復何爲、且未和於未戰之先、未和於相持之時、而和於赤軍潰敗之後、自計亦愚甚矣、赤軍專事宣傳、外電常爲所欺、祈代爲反證爲荷、聯軍總司令部政務處艷、

簡單報告

△北京奉軍當局、規定兵士請假日期、取締擅自離營、

△張學良于昨日下午三時半由津返京、

△官報、田維勤軍已追過武勝關、

△新財長潘復、電顧維鈞、擬三二日回津、稍事擺擋、即可到京、

△官報、鄂東黨軍敗退黃州、贛西贛南、不久即可完全肅清、

△滬訊、陳儀二十六有電致傅彊（滬海道尹）謂部署尚未就緒、碍難即來、

△保定警察廳長、褚擬令程鎔充任、

△萬案委員會昨開第九次會、決電川當局、謂無正當政府、可以保障國權、即應就川言川、力求自衛、利用山川峻險、物產殷阜、以鞏固防守、

△神州社訊、賴心輝電京友、贊同萬案移京辦理、

△又訊、賴世璜電孫傳芳、已對粵軍開始攻擊、

△吳佩孚電告、黃紹雄在粵患腸癰病故、

△路透訊、馬素在滬所傳已死之說無根、

△瑞典皇儲、明日乘專車赴太原訪勝、

△奉天參觀日本大操人員、下月五日東渡、

△滬電、夏超赴衢州後行踪不明、

蘇商會主廢約

△請政府速宣告失效　國聞社廿八日下午十時南京電、全國商聯會蘇事務所、儉（廿八）電院部、比約滿期、請速照天津大公報所擬三條辦法、宣告失效、另訂相互平等新約、以維國交、設因此釀起糾紛、敝省全體商界、當爲後盾、

比約在粵已廢止

據英文導報載稱、據廣州電訊、廣東政府、對中比商約、已決定宣告廢止、除兩廣境內概行無效外、其現在佔領長江流域內、亦同時失效、廣東當局、願本平等之旨趣、與比另訂新約云、

孫蔣和議頓挫別報

東方社消息、某方接上海二十七日電云、據中國方面消息、孫傳芳蔣介石之講和交涉已告決裂、又該社九江二十七日電云、和平代表蔣尊簋、因與蔣介石接洽之故、自十七日以來、即徬徨江西戰線、乃歷十日之久、竟未能與粵蔣晤面、關於其內容、人人言殊、或云粵蔣因受創過巨、不願使人知南軍內情、或云粵蔣尚思一逞、不願與孫和平、或云粵蔣以條件過苛、故回避不見、云云、但南軍士氣沮喪、不堪再戰、似近事實、故大勢已趨於和平一途、一說南軍已自高安開始退却、其爲全軍之總退却、抑爲戰略上一部分之退却尚不明、（按孫傳芳最近之條件、爲南軍全退出贛境）、

孫科亦稱和平無望

國聞社廿九日香港電、孫科演說、革軍必須得閩贛、否則湘粵邊境易被擾亂、贛和平無望、戰事仍在繼續醞釀、

長江近情誌

△旅行記者自上海寄　南線戰事、近日關軍已全作后狀態、其原因以兩方實力均大損傷、不易再戰爲之也、孫軍精銳、爲謝鴻勳一師鄭俊彥一師盧香亭一師楊震東一混成旅周岐部、及彭某一旅、約五萬餘人、樂化之役、謝師楊旅全覆、反攻樂安、盧師損失約一團、二次圍攻南昌、鄭師盧師均各損一團、三次南軍圍攻南昌、鄭盧亦有損失、彭旅亦去一半、故近計所存不過二萬內外、湯陳毫無損、王普七千餘人、在長江北岸損約三千、其餘若馬部餘千餘、人約三千、馮部約三四千之間、此時全軍均紮南潯沿路共計約五萬餘、昌城內、多爲鄧氏舊部、蔣鎮臣約一旅唐福山約二千餘、岳思寅約六千餘、劉寶第約三千人、謝軍兩楊、約千餘人、共計近二萬人、踞城以守、鄭師全紮城外、蓋鄧部隱有不受鄭節制之意也、

南軍損失、當第一次入南昌時、朱培德損約千餘、桂軍胡宗鐸旅、對北軍反攻損三千餘、二次入南昌敗出、程潛損約七成、三次反攻南昌、爲圍城之戰、三四日不下、朱培德損其半數、魯滌平略有損傷、蓋劉寶第旅由撫州攻其後、南軍遂不得退、而朱軍受創之由來也、現粵軍均勇兇剽、能衆紛紛槍斃、事後退守南昌近城數十里外、杜軍則在中路、合計約有三萬餘人、此次不能戰也、蔣介石原駐新喻指揮、未至南昌、外傳受傷、殊非事實、近已電約蔣百器往商和議、以兩軍形勢言、和議大有可成之望、孫軍盼和尤切、以皖軍急欲歸、鄂部不願戰、使孫有不得不委曲求全之意、唯蔣雖言和、而調援亦急、已令前團武昌之陳銘樞軍、萬餘入赴岳鄂、令蔣生智出一萬五千人、由鄂東攻九江、均已在道、逆料此等軍到齊、必再見一番烽火也、

南昌人民此次損失、實較武昌爲甚、凡四城外沿城民房、均被焚毀淨盡、城內被鄧如琢明令切殺四日、幾如水洗以盡、至第四日、鄭師駐牛行（即南昌城外對河）見鄧部持包裹來者均殺之、約百餘人、又令郵局不准收寄包裹、至今此項包裹堆積郵局、滿兩大間、鄭始明令禁止、城中被殺約三四千人、以學生工人爲多、凡學生蓄分髮者、見兵無倖免者、尸首滿街、清除後、以石灰解臭敷血跡、全街道路、幾如雪後白景、城外被殺被焚被流彈死者約一二萬之多、棄尸滿江、尤爲悽慘、贛人恨之欲食其肉、鄧部二次攻復南昌、略有刦殺、蓋已無可刦也、

廣信府屬學生被殺十餘人、唯幸除會館外尚無被刦之家、亦以素無富戶故也、三次南軍退後、城禁極嚴、民亦無處可逃、故至今尚在城中、閉門以居、但食物來源盡絕、市面亦無開門做買賣者、爲時已逾一月、此中慘狀、誠有不堪言狀者、省長已逃、現由道尹曾某代理、本無威信可言、故對軍人不敢干預、對居民亦無力維持也、

賴世璜投南後、被任爲第十五軍長、現有一萬五千人、已入撫州、適原駐之劉寶第已入省、遂居之、現浙夏敗後亦率警備隊六七千人、將入贛來、尚號召各縣警兵以入、將來不下萬人、是亦贛之害耳、

南軍三襲孫軍、其戰畧亦有可言者、初次與鄧相持於樟樹鎮、而以偏師入城、以數百人渡河占火車站嗣鄧部反攻鄧師入城、遂敗去、二次爲胡宗鐸攻樂化、尤爲奇談、蓋胡部五千餘、本駐興國、與皖陳對抗、陳由瑞昌進攻、胡遂退、而以一時誤道、入近樂化、陳本未追踪、謝鴻勳詢之、告以不知何往、謝遂電告盧香亭、謂胡部失踪、恐有作用、須協防之、盧甚不理然、謂君如不敢駐樂化、則請退可也、何如此多慮、不料胡因誤道遂將錯就錯、眞攻樂化矣、謝部七八千人、遂與胡戰、而猶未分勝負也、適朱部駐武寧者、以胡部不知去向、疑其近安化矣、遂率軍以出、果當酣戰中、遂由後以攻、而謝師墨矣、得樂化後、即進攻沙河、而孫軍大隊趕至、劇戰兩日、始奪回樂化、而部下亦頗受傷、當攻沙河時、而程軍入南昌矣、孫既得志於沙河、遂回攻南昌、此役以鄧岳兩師爲最勇戰、程軍之敗、以此爲烈、湘譚所部三師、由贛南趕至、遂作三次圍城之戰、幾於得失者幾次、蓋劉寶第旅自撫州來四營攻其後、南軍知其若干也、遂退矣、（十月二十六日）

對比抗議

△捕中國學生事　國聞通信社云、留比中國學生、因爭比約、在比京被比警逮捕毆傷、外部方面、今日亦接得駐比公使王景岐來電、報告比警兇暴情形、外部接電後、即擬草訓電、令王使速向比政府提出抗議、立即釋放被捕各學生、並保留損害賠償之權、日後再行提出、聞此項訓電、今午當可拍發云、

夏超已死

△孫傳芳之公電（銜略）　鈞鑒、夏超受黨軍僞命、稱兵敗走、迭經電陳、諒蒙察照、頃接宋旅長、梅村）電稱、我軍進駐杭垣後、即經韓支隊長光裕、搜剿潰兵、旋據該支隊長報告、漾（三日）日追搜至餘杭路、突遇便衣兵數十名、排隊抗拒、當經奮勇兇剽、能衆紛紛槍斃、事後埋葬追悼、始知有夏超屍身在內、已確實驗明無誤等語、閱電深爲太息、此次漸變、固緣夏超處心積慮、作口自故而黨人因師徒敗、亟思以詭道援動後方、誘煽包圍、實爲促成之因、以夏超之機警變詐、一入彀中、亦復眩惑而迷其所向、刦有血氣未定之青年、受黨人計脅、甚爲犧牲而至死不悟者、何可勝數、此則可爲痛惜者也、芳與夏超共事、垂及一年、深知其勤于任事、儉於自奉、非無一節之長、其病在於自信自私、喜佞而遠賢、遠賢故無助、喜佞故無親、自私故不知止、自信故不知反、無親無助、知進而不知反、故邪說以得乘之矣、跡超之平生行事、何嘗近赤、更何嘗有黨、物必腐而後蠹生、則知有所蔽、私有所惑、噫黨之能惑人也、今超既被格斃、芳本不欲暴揚、以重吾過、但死者不可復生、生者宜引爲大戒、尤盧好亂之徒、尚欲依附號召以重超之罪、謹據將領報告、證明死狀、至夏超之死由自作、梟罪不及妻孥之義、應免株連、芳已派員慰問其家屬、並飭浙中軍政官長、妥爲保護、用示矜全、邦人君子、咸共鑒察、孫傳芳寢（二十七）印、

夏超登屬赴日

二十九日上海電、孫傳芳（令飭警廳保護夏超家屬、夏妻弟電滬、已僧抵門司、

元老會議

△孫傳芳之新主張　國聞社廿八日九江電、孫對徐紹楨代表言、主張元老在滬會議、五省當盡地主誼、

擁王運動

國聞通信社二十八日濟南通信云、前山東督軍田中玉、自解職後、即蟄居津門不問政治、今春三月間田氏以時局不靖乃携眷赴大連遊歷、擬作久居計、據某方消息、吳佩孚現在鄭州、見大局形勢不佳、因思及田中玉爲北洋宿將、與北洋系軍人、感情素洽、日前特派人赴大連約田氏入京、聯絡各方、以固北洋派軍人系統、並推舉王士珍爲將來之總統、日昨已派有代表來濟徵詢張宗昌意見、一說運雲鵬此次來濟、即負此項使命、運氏已於二十七日早十時赴津、轉京漢路、回鄭州謁吳、報告接洽之經過云、

黨軍在武勝關增防

鄭州官電、（上略）討賊軍斬魏各部、當在武勝關中山舖九里關一帶相持、黨軍連日增加武勝關兵力約有五萬以上、討賊軍已決定乘隙猛攻、六皆次長（劉永謙）已由前方回鄭報告布置經過、一週內當有可驚之發展、靳黃已入討賊軍中、新堤調茲口皆有激戰、特聞討賊聯軍總部儉、

粵軍抵漳州

國聞社二十八日香港電、黨軍第十四師抵漳州北面、張貞進逼山城、

教育通信（一）

北京大學不能開課之原因

△不止經費困難一端　（公道）

△學生發起上課運動

北京特訊、北京教育經費之困難、自民十始、至今日而極、國立各校既感於歷年積欠之過鉅、復苦於現狀維持之無法、本年秋、遂發生開學問題、當各校臨開學之時、政府對於教育經費仍分文莫名、各校乃一致主張非領到兩月經費、本年不能開學、並責成校務討論會與當局交涉、竭力辦理、嗣後校務討論會以竭力呼籲之結果、經費仍毫無着落、爲各校學生學業計、又不便久不開學上課、乃議決各校開學與否、由各校斟酌情形、自行決定、於是各校於開學問題、主張遂不一致矣、計至今日九校中開學上課者、已有七校、所餘者北京大學與工業大學耳、工業大學以工廠關係、未能開學、自不足怪、所令人懷疑者、北京大學耳、北京大學在九校中歷史爲最久、以性質之不同、既無工廠之開支、復不供給學生之宿舍、以常情言、北京大學實不能較其他各校更爲困難、今九校中已有七校開課、獨北大不與、是其不能開課之原因、定不止經費困難可想而知、據探聽所得、該校之所以不能開課、除經費問題外、尚有內幕在、原該校教職員共分三派、

（一）校長派　多屬該校職員、

（二）現代派、多屬該校法科教員、現代評論社之分子也、

（三）語絲派、多屬該校文科教員、語絲社之分子也、

三派鼎足而立、意見衝突、非只一日、就中尤以以現代派與語絲派爭持爲最烈、在蔣夢麟未代理校長職務之時、校長派有時尚居中緩衝、勉維現狀上學期蔣氏以別種原因、辭去職務、改由余文燦代理校長、以余氏之人望手腕種種不滿人意、校長派勢力頓減、現代派遂日謀推倒余氏擴充同黨之勢力、現代派攻擊校長派、即以余氏無法、不能籌畫經費爲工具、聲稱非將經費籌妥、絕不能開學上課、故此次該校解決開學問題、當余文燦召集全體教職員大會討論時、現代派即出而反對、而語絲派又不願爲校長派之助、現代派遂以多數戰勝少數、否決開學、後余氏鑒於各校多已開學、北大不便獨異、欲再召集評議會解決開學問題、乃現代派之評議會會員、竟以消極的手段、抵制開會、全不出席、使評議會不足法定人數而散、余氏無法、後乃根據校務討論會之議決案、毅然宣告開學、但以未得現代派之同意、雖已佈告開學、不敢決定上課日期、蓋恐宣佈上課、現代派以無法維持生活爲詞、又從而消極的抵制之也、故該校現雖開學、實與未開學等、現余氏極欲活動經費、以塞現代派之口、而固自己之地位、但以私人活動能力有限、而政府又仍不顧及教育經費、該校上課問題、恐非最短時間所能解決矣、現該校學生、多已知此中內幕、認爲此種現象、不應在純潔之教育界發生、已發起上課運動、對於該校全體教職員均加以質問、但不知該校三派教職員、能否捐除已見、顧全學生學業、仍如其他七校勉強維持上課否耳、（二十八日）